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梦

——以《怀念狼》为例

胡本雄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南京 211189)

摘要: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们潜意识的表达。梦常常和小说联姻,它在小说中表达的是人物的潜意识,同时也是作者的潜意识。贾平凹擅长把梦融入小说中,《怀念狼》这部小说对梦的描写极具代表性,小说中的梦既暗示了主人公“舅舅”傅山对狼的恐惧,又表达了作者对于现代文明中人们生存困惑的思考。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梦;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98-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15

On the Dreams in Jia Pingwa's Novels:
A Case Study of *Missing the Wolf*

HU Ben-xiong

(School of Ar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Freud believed that dreams were an expression of one's subconscious. Dreams, often employed in novels, express the subconscious of both characters and authors. Jia Pingwa is good at empolying dreams into his novels, and *Missing the Wolf* is a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espect. In this novel, dreams both suggest both the hero Uncle Fu Shan's fear of wolves and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 of survival in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Jia Pingwa; novels; dream; subconscious

“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睡眠时局部大脑皮质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而引起的脑中的表象活动”^[1]。而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2]。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梦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是梦的神秘性在人的心目中一直没有减少。

一、梦与文学的纠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梦与文学一直联系紧密。比如《诗经》里有:“下莞上簟,乃安

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旃维旗矣,大人占之。”^[3]关于梦的描述,屈原的《九章》里有:“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厉神占之兮,曰:‘有志极而无旁。’”^[4]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淳于棼》(即《南柯太守传》)就是一个完整的梦:“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5]小说从入梦

作者简介:胡本雄(1986—),男,湖南邵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和艺术研究。

开始,到梦醒结束。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就交代了故事梦的特点:“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于岂少梦中之人耶!”^[6]整部《牡丹亭》就是梦与现实的交融,其中的《惊梦》一幕也成为后来文艺作品反复改写的对象。《红楼梦》不但整部小说具有梦的特征,而且在小说中也描写了大量的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最为精彩,“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7]。作者在这一回中仅描写了宝玉的一个梦,用梦的方式对于人物的命运进行了预言。我们可以看出,从先秦《诗经》到明清小说,梦贯穿着中国文学的始终,但是很少有人专门论及梦与文学作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论述梦的书籍大多从文化视角来探讨梦的现象。

在西方,从柏拉图开始,人们一直都没有间断对梦的研究。尤其是弗洛伊德的有关梦的研究,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有可能是由于其正好迎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梦幻性的特点,例如卡夫卡、马尔克斯、乔伊斯等现代、后现代代表作家的作品莫不是具有梦吃的特点。

而中国当代作家也几乎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贾平凹小说里,我们随处可见弗洛伊德理论的痕迹,尤其是对梦的描写。笔者试图通过《怀念狼》这部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来探索贾平凹小说中的梦的现象,并希望以此为支点,引发我们对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性、西方的叙述手法以及极强的故事性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风格。贾平凹也是当代文坛上最受专业评论家们关注的小

说家之一,尤其是他的《废都》《秦腔》出版后,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了评论界的震动。这些评论褒贬不一,它们试图从各个方面去探索这位鬼才的文学之谜。其中,有的研究他小说里所包含的神秘的民间文化,有的探索其小说所蕴含的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有的试图归纳其富有意义而怪异的意象……但是所有的评论都没有关注到贾平凹小说中的梦,而这又是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现象,因为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会写到梦,像《土门》《高老庄》《浮躁》《秦腔》《带灯》《古炉》《极花》等都有大量的梦境描写。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讲,他的有些小说整篇就是一个梦,因为这些小说极具梦幻的特点,比如《废都》和《白夜》。贾平凹曾专门写过一篇《梦》的散文,他在这篇散文里说:“我几乎有好多文章,都是在梦里做成,或者受梦的启迪,追忆而成的;我是喜欢起这梦来了。”^[8]

二、贾平凹小说中的梦与梦境

小说中梦的出现或者情节梦境化,使得作品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在贾平凹小说中得到了证明。

贾平凹的小说里经常出现梦,这些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描写小说人物的一个个实在的梦,比如《秦腔》里引生的梦,以及《带灯》中带灯和竹子的梦;另一种就是沿袭了《金瓶梅》《红楼梦》的写法,把整部小说处理成为一个大的梦境或者是若干个梦境,即小说情节的梦境化,如《白夜》的虚无缥缈之梦境,这种写法在《废都》里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从这方面来说,成书于2000年的《怀念狼》可以说是贾平凹对他之前十年的作品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一种创新。正如作家在《〈怀念狼〉后记》里说的,“《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9]180}。同时,从《怀念狼》这部作品开始,作家开始抛弃以前那种迷醉于其中的梦境的营造,开始转

向写实,试图以实写虚,这在后来的《秦腔》《古炉》《极花》等作品中均有体现。

当然,《怀念狼》还并没有完全转变,所以这部小说同时具有以上所说的对“梦”描写和梦境营造的两种情况。小说描写了“我”(高子明)、“舅舅”(傅山)、烂头三人一起寻访商州仅剩的十五只野狼,却最终阴差阳错把它们全部杀死的故事。故事的叙述是从“舅舅”那个关于狼的梦正式开始,以“我”的一个关于狼的梦而结束,狼是梦的主要意象,也是整部小说的中心意象。

在《怀念狼》这部小说中,贾平凹描述了大量的实实在在的人物所做的梦,其中详细描述了五个梦。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梦是“舅舅”做的梦,“数百只狼围住了他,与他谋皮,语气温柔,喋喋不休,而且都爱嗔似的在他的手背上点一下趾头,但数百次在一个部位点,他手背的肉就烂了,白生生的骨头露出来……”^{[9]6}。在“舅舅”做这个梦的时候,“州行署颁布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禁止捕杀狼的条例,捕狼队自然而然解散”^{[9]6},并且叫这位曾带着捕狼队驰骋野外的猎人去收缴队友们的猎枪,这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在此时他做了这个梦。而这个梦的主要意象是狼,所以也可以说这是“怀念狼”的开始。狼在这里的象征意味很浓厚,首先它们象征着猎人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表面上是猎人对狼的恐惧,由于猎人赖以生存的工具猎枪已被政府收缴,所以他害怕受到狼群的报复。而实际上猎人的恐惧并不是源自于狼的威胁,而是源自于狼的即将消失,因为狼的消失便意味着猎人的消失。对于“舅舅”来说,曾经由于狼的存在,他成为了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大英雄,那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和狼的关系就像《老人与海》里面的圣地亚哥与非洲狮子的关系。狼证明了他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狼消失,他存在的价值也就随之消失,所以他的潜意识里才会感到如此

的恐惧。其次,这个梦也有一定的预兆性,就像《红楼梦》里面秦可卿托梦王熙凤预示了贾府后来败落的命运一样,“舅舅”的这个梦也预示了后来猎人们得了各种怪病的悲惨命运,这也是引发他恐惧的重要因素。作者对这个梦的描写,细腻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恐惧。像“舅舅”这样的大英雄,他的内心恐惧没有比通过梦的形式来表现更为恰当的了。因为不管是英雄还是普通人,内心总会有感到恐惧的时候,普通人可能会通过语言或神情传达出来,而英雄却不会那么直接表现出来,他会把它压抑住,从而维持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形象。因此,在梦境潜在地表现人物的真实恐惧层面上,贾平凹处理得很到位,他让“舅舅”的恐惧感通过这种潜意识的梦境表达出来,不仅呼应了主题对狼的恐惧,更是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舅舅”这位英雄的深层性格。

“舅舅”的第二个梦,是在银耳川和村民们大规模捕杀剩下的最后几只狼之前喝了酒之后所做的,他梦见了小时候曾经差点把他吃掉的那只狼,这只狼已经一百五十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梦见这只狼。这个梦暗示了“舅舅”对于狼的一种极深的恐惧和捕杀狼的欲望。在这五个梦里,有两个是“舅舅”所做的梦,都和狼有关,狼的意象贯穿着他梦里梦外的生活。

其余的三个梦都是高子明做的。同样,这三个梦也很好地刻画了高子明当时的心理活动,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比如,高子明的第一个梦是在“舅舅”离他们而去之后做的。“舅舅”的离去是因为“舅舅”杀了狼,高子明因此没收了他的猎枪并且养了狼崽。高子明梦见“舅舅”就像野兽一样要死在一个山洞里,这暗含了高子明对“舅舅”的想念和忧虑,其实也是高子明对于野性的呼唤。高子明的最后一个梦是在小说的结尾,这梦和小说一开始“舅舅”做的那个梦一样,都是梦见狼,梦见和狼挣皮。这在最后再次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在人类与狼的竞争中,虽然人类最后胜利

了,但是人类却感到了无限的恐惧,如此,这个梦为“怀念狼”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贾平凹熟练地把情节梦境化的手法灌入到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总让人感觉到有些诡异,他也因此被称为“鬼才”。而梦具有隐喻象征暗示的作用,由于恰当地使用梦,贾平凹的小说多了一份朦胧的诗意。在小说《怀念狼》中,作家成功地运用了波德莱尔的丑学原则,描写了很多赤裸裸的病态,小说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健康美好的,就连“舅舅”这样的大英雄也是个性无能,而且身材短小、罗圈腿,另外小说中描写的人兽交也让人极为反感。但是这些丑陋的意象以梦的形式包装后,反而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诗意美。

三、梦的寓意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满足,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意象的存在往往是作家的精心安排,它们都有一定的寓意。而这些意象的表层寓意的背后,又可能会隐藏着作家某些潜在的意图,有时这种意图在作家自己进行创作时也没有知觉到。贾平凹自己在《〈怀念狼〉后记》中说到:“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9]179}这是贾平凹对自己小说中肯的评价,写《太白山记》时的贾平凹正经历着人生的最大痛苦,一是肝病的折磨,二是自己最尊敬的父亲去世,这双重打击使得他的小说开始抛却了早期沈从文式的对优美的民间爱情的抒写,而转向另外一种更为含蓄隐晦的写作方式,这也是他此后的小说中充满梦幻描写的原因之一。那么,贾平凹的小说中所营造的一个个梦境的潜在的寓意是什么呢?

(一)“梦”与疾病

贾平凹从小体弱多病,他的小说中描写过许多怪病,比如,在《怀念狼》中,猎人们得

的各种病,《土门》中的肝病,《浮躁》中“小男人”的病以及田老七升为商州军分区政委之前害了的肝病,《高老庄》里子路的病和西夏的儿子石头的病,以及《古炉》里描写的许许多多奇怪的病:秃子金的头一夜全秃,而且还生了许多小红疮;马勺娘的一辈子的心口疼;来运的娘总腰疼;跟后的爹所害的鼓症;八成媳妇生了个没鼻子没眼的肉球。贾平凹对疾病的敏感源自于自己的亲身体验,他父亲是得了癌症而死的,他自己后来患上了肝炎,受尽了歧视。可以说疾病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有在文学作品一个个的梦中才能被隐晦地表达出来。

在《怀念狼》这部小说中,“我”在“舅舅”因为自尊受到伤害而离开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梦见“舅舅”病倒了,就像一只垂死的野兽一样躺在一个很大的山洞里,“舅舅睁开了眼看我,因为眼屎很多,一只眼被糊着终于没有睁开,他想坐起来,但动了动头又躺下了。烂头走进来,左手牵着富贵,右手抱着翠花,半跪在舅舅身边,说:队长,你想吃呀不?舅舅摇摇头。烂头说:队长,你想喝呀不?舅舅摇摇头。烂头说:队长,你想×呀不?舅舅还是摇摇头。烂头哭了,拉我到一边说:你舅舅毕了,人要是不想吃了喝了×了,人那就毕了!我近去又问舅舅你病了吗,舅舅说浑身发软,你瞧瞧这手腕子是不是又细了?舅舅的胳膊腕果然是细了。”^{[9]117}这个梦不仅包含着“我”对“舅舅”的歉意和担忧,而且还暗示着“舅舅”这位昔日的大英雄确实是病了,他得病的原因在于狼的消失,而且得病的猎人不止“舅舅”一个。

《怀念狼》的开头部分写“舅舅”做的那个梦预示了猎人们的病,梦是内心恐惧的暗示,小说里的猎人其实都有这种恐惧,内心的恐惧才是他们发病的主要原因。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也写到,夜里“我就常常做噩梦,我说不清是否在梦境里,我总觉得我的前世就

是一只狼,而我的下世或许还要变成一只狼的”^{[9]174}。最后高子明也患上了病。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贾平凹认为患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作用,“我”和“舅舅”患病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这一点贾平凹在现实生活中也进行了验证,他曾在《鲁豫有约》的采访中谈到肝炎治疗,“最主要一点是精神放松”。

(二)“梦”与故乡

在《怀念狼》中,作者所描写的梦大多是和狼这一意象有关,而狼在作家看来是野性的回归。在作家心目中,自然的、野性的才是健康的、强壮的,而都市的文明的往往是病态的,生活在都市里的“我”高子明“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而使得自己讨厌起自己来了,并说“遗传研究所的报告中讲,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须”^{[9]1}。这个观点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都得以体现。和沈从文的《八骏图》一样,《废都》是贾平凹少见的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这部作品里的都市是病态的、肮脏的,生活在这里的人物是虚伪的、无聊的。而他笔下的所有英雄人物都是在村野里成长起来的,像《浮躁》里的金狗,《土门》中的成义,《高老庄》里面的蔡老黑,等等。贾平凹之所以在其小说中极力表现都市文明的病态以及乡村野性的健康,我想这主要是来自于他对乡村自然的热爱,他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农村是他扎根的地方,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苦苦耕耘的农民,他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喜欢到乡村里去找个僻静的地方住下,他那有名的“静虚村”便是由此得来。在《怀念狼》里,“舅舅”问高子明:“你不感到这里熟悉吗?”但是高子明说:“我从没有来过。”“舅舅”又接着说:“你是没有来过,但你没有梦过类似这样的地方?人常常有这种情况。”^{[9]138}我们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于梦和故乡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就算你再没回到过故乡,你也会做梦梦到它,因为那是你的根。我相信在现实生活里,贾平

凹曾不知多少次地梦见那生他养他的故乡,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也正好可以通过文学的手段,来传达他自己对于家乡的怀念。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梦境寓意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作家内心一些隐秘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作家本人不愿意直接呈现给读者的,这就需要读者去细细地揣摩。在当代浮躁的文坛中,贾平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从他对于梦境的化用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成功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他立足于本土文明,努力将西方新的文艺思潮恰如其分地融合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以求达到对当代人的生存和灵魂的拷问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词典[K]. 第六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937.
- [2] 弗洛伊德. 释梦[M]//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 孙名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2.
- [3] 程俊英. 诗经注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0-303.
- [4]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白化文,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3:124.
- [5] 贾平凹. 丑石[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6.
- [6] 李公佐. 淳于棼[M]//太平广记:第四百七十五卷. 北京:中华书局,1961:3910.
- [7] 汤显祖. 牡丹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
- [8]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72-73.
- [9] 贾平凹. 怀念狼[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夏玉玲)